

桂
苑

刊头书法 李自勤

档案春秋

陈醇为巴老制作“随身听” (上)

□ 马信芳

一代播音艺术家陈醇,2024年6月19日驾鹤西去,享年91岁。我曾多次采访过他。陈醇是全国首批获得“正高级播音指导”的五人之一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,几代上海人对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。

在巨鹿路675号工作期间,我曾听作家协会的朋友谈起:在巴金先生众多朋友中,陈醇是其中一位。陈醇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代播音员,巴金是当代文学大师,是什么原因把这两位分属两个门类的两代人结缘在一起?

两年前的一个下午,我叩响了陈醇家的大门。

说起缘由,热情的陈醇对大

师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:“是巴老的作品,巴老的为人,特别是他对人的真诚,使我们接近了。我们可以说是两代人,但他对我们丝毫没有距离。我不仅是他的读者,更是他的朋友。”

陈醇的回忆拉回到1956年10月14日,上海虹口公园。

中国文学界一次重大的活动在这里举行。鲁迅先生的灵柩,这天要从万国公墓迁移到虹口公园落葬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进行实播。

陈醇,作为这次现场实况的播音员,一清早就和编辑、技术人员来到新落成的鲁迅墓前作好准备。陈醇同往常一样,细细读着稿子,感染气氛,积聚情感。

8时40分,迁葬仪式开始。乐队奏起了肖邦的《丧葬进行曲》。伴随着庄重、哀婉的节奏,陈醇控制着激动的情绪开始播音:“……现在,灵柩由宋庆龄、茅盾、许广平等扶到堆满了鲜花的墓台上,慢慢地降入墓穴……”

接着,上海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筹委会主任巴金,以及茅盾、许广平分别作演讲。在墓地左侧葡萄架下的陈醇看着近在咫尺的巴金他们,分外激动,但他没有忘记每一个细节的描述。实况通过电波传送到上海听众的家中。仪式结束,巴金一行来到电台转播人员中间,向同志们表示感谢。陈醇握着巴金的

手,问候致意。

陈醇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,1951年开始电台的播音工作。解放初期,由于工作的关系,虽时常与巴金相见,却交臂而过。这次直播一下子把两人的距离拉近。从此,陈醇与巴金的联系密切起来,有时为了文学作品上的播音问题,除电话联系外,还上门请教。

谁也不会想到,接踵而来的文革,不仅让巴金停止了写作,而且被批斗。陈醇说,此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播音员,只能在暗中为他分忧,祈望他能顶住。更想不到的是,1969年,陈醇自己也被下放到了吉林四平农村。巧得很,巴金的弟弟李济生也被赶到那里“修地球”,他们竟成了“赤脚兄弟”。1973年返回上海后,陈醇和李家又多了一层关系,走动更勤了。(未完待续)

■ 金蛇狂舞(书法)
侯荣康

难忘的渝鄂之行

□ 华东模范中学 冯杰琳

踏上重庆的土地,便一头扎进了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与繁华之中。

重庆被称为“山城”,地形以山地、丘陵为主,城市建筑多依山而建,形成了独特的立体城市景观。重庆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,文化底蕴深厚,曾是巴国的都城。抗战时期,重庆作为陪都,留下了许多与抗战相关的建筑和遗址,如渣滓洞、白公馆等。

重庆主城区由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交汇而过,形成了“两江三岸”的地理格局,为城市增添了滨江风光。

首站观音桥,这里是热闹的商业中心,高楼间,时尚的店铺、熙攘的人群。我环顾四周,街边的小吃街有酸辣粉、麻花、小面、抄手、糍粑……从四面八方飘来的阵阵香味,让人忍不住想停下脚步尝尝。当然,重庆以火锅闻名,其麻辣鲜香的特点深受游客的喜爱。

前往解放碑,它如同一座城市坐标屹立于商业街中央,然而正是历史与现代完美融合,才不显得突兀。解放碑不仅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,更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一。它周围形成了繁华的解放碑步行街,是集购物、旅

游、休闲于一体的商业区。此外,解放碑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和市民前来缅怀先烈,感受那段峥嵘岁月的深刻印记。

山城中的道路,是探索老重庆的最佳方向。常会有“你的三十楼,是我的一楼”这一说法,也让我亲眼所见了这神奇的一幕。重庆被称为“8D魔幻城市”,城市规划极具特色,如轻轨穿楼而过的李子坝轻轨站等,成为了城市的标志性景点。独属于重庆的迷幻层次感,又给予了这座山城别样的乐趣。在其间漫步时,我总因为走过多的阶梯而气喘吁吁,我暗自思忖,纳闷:生活在本地的居民平时长期爬上爬下不会觉得累吗?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吧。

再来到十八梯,狭窄的街巷,有特色的店铺,构成美丽的景色;下浩里和龙门浩,充满了文艺气息。老旧的巷子,略微陡峭的街梯和复古的建筑,每一处都值得细细品味;朝天门,两江交汇之处。站在江边眺望,远处时不时开来几艘小船。

夜幕降临,我来到了长江之上的大桥。

大桥上人挤人,都是奔

着洪崖洞前来观赏的,桥上各种特色小吃的铺子与纪念品琳琅满目。远处正是具有代表性的洪崖洞,层层叠叠的,在灯光的映衬下,更显得魔幻、璀璨夺目。洪崖洞原名洪崖门,是古重庆城门之一。2007年11月被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,2020年11月被列入“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”,2021年12月被列入“重庆市第二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”。

离开重庆,我来到了湖北宜昌的葛洲坝。

葛洲坝是长江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,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水头大流量、径流式水电站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,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。

这座宏伟的水利工程真是伟大!我在观光船上,扶着围栏(向前望去),闸门慢慢关闭,水位逐渐上升,与上方被“门”隔住的水位齐平后,打开这座“大门”,船便成功驶了过去。这一大工程,不仅发挥着防洪、发电、航运等重要作用,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这次渝鄂之行,从重庆的山城韵味到宜昌的峡江风光,每一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成为我记忆中珍贵的篇章。

老鼠是“四害”之首。屋内有了老鼠危害很大,不仅啃坏家俱、衣服与书包,还传播细菌损害人的健康。听一家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说,一位居民喝了老鼠喝过的水,得了严重的肠炎,好好坏坏,久治不愈,后来由肠炎演变成肠癌,不久便离世了。

去年下半年,我家闹起了鼠害,不知从何处窜进来几只老鼠,一到晚上“吱吱吱”的乱叫,四处乱穿,衣服、家俱与新买的袜子都被啃坏,小米、蔬菜偷吃了不少。整袋的面粉,因被老鼠吃过只得忍痛扔了。我内人最害怕老鼠,晚上只要听见老鼠的嘶叫声,整个晚上就睡不好觉。有时起身,拿着棍棒这儿打打,那儿戳戳,企图把老鼠赶走。但老鼠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安然无恙。怎么办?一站路之距的菜场门口有个老年妇女驾着残疾车,兜售老鼠药与灭鼠工具,我们从她手里买了几块灭鼠的糖粘板,放置在老鼠常出没的几个地方,但老鼠不上当,鼠害依旧。后来我们花了39元从网上买了一架夹鼠器,说明书上说,只要在夹鼠器的钩子上吊块香喷喷的肉,就会引诱老鼠来上钩,但实施后也无啥大作用。

猫是老鼠的天敌。一次我内人路过一家宠物店,正巧遇到一户人家抱着一只花猫,委托店主出售或让人领养。我内人兴致勃勃地把这只花猫买回了家。谁知这只花猫来家后只顾自己玩耍与吃食,根本无心抓老鼠。每天晚上老鼠仍旧“吱吱吱”地叫个不停。有时老鼠干脆从猫笼前窜过,似乎在向花猫挑衅与示威。见这只猫如此不争气,我内人只得将它退还给了宠物店。

一次儿子来我家,他说:家里闹鼠害,心里也很着急。网上有家专业的灭鼠公司,派员上门服务,保证48小时灭鼠。一次性收费500元,灭不了鼠全额退款。倒不如请这样的专业人士上门来灭鼠。唉,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上门来的是位30来岁的青年人,浓眉大眼,语速很快。他身着蓝色工作服,服装背面上写着:48小时灭鼠,灭不了鼠退款!他认真听取了我老鼠猖獗情况的介绍,查看了三间房间、厨房、卫生间的各个角落,提出一个灭鼠的方案——“坚壁清野”,让老鼠饿上几天,这样老鼠就会向外逃窜,去寻找新的觅食处。根据他的办法,我们把粮食与蔬菜全锁进柜子里,熟食统统放入冰箱,每次吃完饭洗碗后水槽里一星点儿的残饭残菜也不留,在老鼠向外逃窜的几个通道口放置了糖粘板。经过几天的奋战果然十分奏效,三只逃窜的大老鼠全被糖粘板粘死。唐代诗人曹邴有“官仓老鼠大如斗”之诗句,我家这三只老鼠虽没有斗大,但在家养了很长时间,吃得滚胖溜圆。这下好了,它们上了西天,从此晚上再也听不到老鼠“吱吱吱”的叫唤声。

自从老鼠从屋里消失后,我与内人的心理负担顿消,每天晚上都睡得很香,常常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灭鼠记
祝天泽